


洛盞 Laozhan 著

80+ 中国80后诗系
Chinese Poetry of the Post-1980 Generation Series

沐浴在县城 Bathing in the County Town

沐浴在县城 | 洛鑫 著

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沐浴在县城 / 洛盍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
2012.12

(中国80后诗系)

ISBN 978-7-5525-0585-6

I. ①沐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0127号

沐浴在县城

洛盍 著

责任编辑 李媛媛 谢 瑞

封面设计 蒋 浩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0164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4.75

字 数 130千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0585-6/I·298

定 价 2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所谋或许更大更远

——中国80后诗系总序

西川

关于“80后”能否作为一个批评概念我就不再饶舌了。我在最方便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。我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。

在对80后诗人有限的阅读中，我读到清秀的人、清秀而干瘪的人、清秀而身体奇怪得沉重的人、肥胖的人、灵敏的人、闭眼的人、不好意思的人、独自发狠的人、独自发呆的人、暧昧的人、爽快的人、对失败感无限夸张的人、以堕落为时髦其实内心向上的人——这些形象，我在70后、60后诗人的作品中也读到过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在80后诗人的诗歌作品中读到坏人，或者半坏不坏的人，或者假装坏人的人。当然也没有读到兴高采烈的人。

我读到了“个人”，读到了“我”，我认出那是芸芸众生中的“个人”或者“我”。地域性在个别人那里是被强调的，但在大多数80后那里是被弱化了了的。一度被放逐了的“文学性”正在回归。政治问题被生活化、现场化处理（或者不处理）。在前辈文学中反道德的紧张感正在下降，而道德感并没有被加强。一些年前，“表层生活”被引入诗歌以对抗“深度”，现在，这“表层”又被80后开掘得深了些。生活中的娱乐化在在皆是，文学中的娱乐化也不鲜见，但80后诗歌的娱乐化是有点严肃的娱乐化。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还年轻。

据说“80后诗歌”这个说法是到2000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。但讨论80后诗歌可能不得不将时间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，也就是1997、1998年，因为从1992年开始的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果，到那时，我们已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了。它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化、道德状况的变化、文化视野的变化。诗歌界内部还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吵：究竟是以口语书写日常生活还是坚持精神化的写作？究竟要不要与西方接轨？对于这场争论，80后是少年旁观者。——在他们长成青年以后，他们觉得，切，这种破问题也值得争得面红耳赤！

90年代中后期以来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娱乐化、城市化、网络文化的泛滥、网络媒体和传统纸面媒体对当代生活的事件化处理、大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平庸化、知识界的左右分裂、诗歌界内部的高低分裂等等。分裂，从个人到团体，从肉体到精神，我们看得太多了。不过一般性地谈论问题总有危险，除非你是个哲学家。即使面对同样的历史现实，人们的观点也可能很难交集。这就是为什么1971年当福柯和乔姆斯基相遇在由方斯·厄尔德斯主持的辩论会上，两个人很难沟通的缘故。福柯从历史逻辑角度出发不承认有先天的人性，乔姆斯基从人的生理结构出发认为人性是存在的。乔姆斯基几乎听不懂福柯在讲什么。

我想中国的80后诗人之间也有相互听不懂的时候。尤其是在他们为一些大概念而争吵的时候。一些在70后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已经呈现在80后面前（有些诗人、艺术家倾向于认为他们不需要考虑理论问题）：例如在诗歌写作中，有没有中国性？要不要民族主义？常挂在我们嘴边的“现代性”究竟所指何物？古典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后辈对前辈只能简单地继承吗？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经济、社会发展，

以及发展所带来的问题？个人的位置在哪里？60后、70后相互之间争吵，大家几乎还是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，但常常相互不买账。80后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听懂，我看是一个问题。而相互不一定能完全听懂的人在一起结下友谊，是一道奇怪的风景。

诗歌写作的现场正在起变化。诗歌小圈子还在，但以往小圈子所针对的共同敌人已经不在；小杂志还在，但已经可以找到赞助了。南方和北方的不同还在，但南方和北方的诗人们来往更方便了。一向被夸张的失败感还在，但深入失败的人少了。诗人们之间玩着“暧昧”，可以将“暧昧”玩到疯狂，但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疯狂。诗人们的创造力还在，但不约而同地有点小资了。有才华的诗人代代都有，但有意义的诗人却不常见。重要的是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并与古今中外的诗歌、文学、文化、生活展开真正的对话。

我接触过几位不一样的80后诗人。他们给我明显的感觉是敏感，有才华，有抱负，他们写作和阅读的起点较高。他们当中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这意味着他们的朋友或同学们也受过良好的教育；即使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他们接触到的诗人同道的文化程度也会较从前为高。因此，当他们说话，他们听者的审美选择、文化选择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选择。60后或70后的话题，对80后来说或许已经让人疲倦了。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自己的话题。而话题总是和问题拴在一起的。中国当代社会一点也不缺少问题。

我猜想，当80后说到当代中国文化时，他们是以世界文化作为背景的（普世价值之类）。当他们阅读外国文学时，他们手中的译本几乎会被当作中国文学。当他们思考来自国外的哲学、文化命题时，他们几乎会把这些命题当成出自中国本土的命题。他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超饱和的信息世界。他们听

音乐、看电影，对时尚毫不陌生。他们生活在朋友圈子中，朋友们都是聪明人，相互调侃又相互砥砺。他们生活在朋友圈子中，但有可能又是忧郁的。一般说来他们熟悉文学现场，他们的文学抱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的。

50后、60后的写作已经在那儿了，其中许多人已经干不动了。70后也已经在那儿了，他们不得不将50后、60后的写作作为赞成或者反对的对象。他们中有的人有时候很猛烈，让人想到英国“愤怒的青年”或者美国的“垮掉派”。而80后其实也不得不将70后作为自己赞成或反对的对象。但就目前情况看，80后似乎有些不屑于将70后作为反对的对象。他们所谋或许更大更远。无论靠感觉写作还是做理性抒情，他们都面临着一个究竟是顺世，还是混世，还是逆世，还是创世的问题。他们的创造力正在寻找落脚点。

2012年9月24日

目录

I

- 蝴蝶博物馆 / 3
水渍 / 5
一次手术 / 7
汽车旅馆 / 9
寄北 / 11
涌动 / 13
红色画室 / 15
阶梯 / 17
金石 / 19
路边捡到一只猫 / 22
着陆 / 24
慈航，祭祖母 / 26
沐浴在县城 / 28
复读中学 / 30
水族馆的伦理 / 32
露天电影 / 34
尤物 / 36

II

- 桐城南路 / 41
失语者 / 42

- 景象一种 / 43
停机坪 / 44
寄北 / 46
这个季节落寞而反复 / 47
我居住的城市雾气微弱 / 48
低微的雨天 / 49
迟暮 / 50
雪霁 / 51
汶水 / 52
即景 / 53
五谷药香饰 / 54
单刀会 / 55
七日谈 放河灯 / 57
七日谈 商羊舞 / 59

III

- 鬼打灯 / 63
夜晚，云在天上跑 / 65
北方来信 / 67
夏日的午后 / 70
写照 / 72
小谣曲 / 73
橙子树林 / 76
破晓 / 80
羊角姑娘 / 83
小渔歌 / 86

汶河残简 / 91

IV

隧道 / 101

陋室铭 / 102

微澜 / 103

上海南站 / 104

写给自己的告诫 / 105

夜泊 / 106

为“锦江之星”而作 / 108

青羊宫，观曼陀罗 / 110

显形 / 112

未名湖 / 114

缺口 / 115

游园 / 116

险境 / 118

磁力 / 119

夜读加缪 / 121

局部 / 122

写作 / 124

栖迟 / 126

蝴蝶博物馆

在邀请你之前，已有浓郁的蝴蝶，
穿过我阴暗的甲冑，从胸肋间缓缓踱出。
被鞣制的孤寂，胆怯而奢侈。

夜的水蛭，吸食面庞和光，发出
“咻咻”的声音。仿佛在借来的时间里，
我打量你湿润而易折的腿弯。

潜入晦涩的某处，地窖之下的地窖——
（温差让我的脸敷着一层糖霜）
一只铁桶吊起的微响，锡箔纸上颤动的光斑。

而县体委篮球场改成的展厅里，
广播正发出如雷的鼾声，日光灯昏愤着，
黑暗在给空气上釉；塑料郁金香

有镜头前的羞涩，花蕊举着
高过头顶的盾牌。但更多的时刻在灌浆^[1]，
更绵密的黥面，闪耀于梦中破旧的墙上，

像缓缓抖动的扇子。血的锁链
在爆裂，如豆荚因发烫而轻盈的骨骼，
被她笨拙地剥开，然后礼貌地合上。

“哦，理想的浑圆不该是一种距离。”
而博物馆只存活了两天，篮球击中篮板
迅速地反弹。多年以后，震昏在地的
灰色孤马，因梦可怖的回访，
鼻翼轻轻翕动。

2012.3

[1] “我站在容纳每一时刻的屋里——蝴蝶博物馆。”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。

水 渍

给肖水、顾不白、徐萧

整个下午黄昏晚上，时间慢慢淌开，
笔悬停着，仿佛雨中工地上推土机笨拙的铲刀，

已写下的文字，庄重，但并不实用，
好像香港电影里装备精良的特警队员；

终于受到宁静的邀请，疲乏地
靠着墙面，沉默在我的肉体里翻找着，

沉默也有机械的噪音，像在午夜时分
走近空无一人的取款机；笔仍旧悬停

“性急与难过交替”，我是中国游客手中
紧攥的水杯，以及杯壁上悲伤的茶渍

我的生命里没有任何干扰，除了
无声的威胁满溢着，面具人的捕网在空中挥舞；

而昨夜的梦中，我听到，印着轮胎痕的沙粒
锥形的尖叫，叫声重复着一个朋友的名字

——他也已经很久没写了。

我们的旧作，渐渐生出一层熟悉的、温腻的薄膜，

像晾了一会的热牛奶。还是在昨夜的梦中，
我站在高考过后的学校操场上，锚一样的心脏穿过了脚底，

担忧着可能填错的考号，因而不能和你们
紧紧地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……

2012.7

一次手术

潜水钟下沉得越来越慢，
继而焊在黑色深渊，
更多的眼睛和稠密的毛发聚拢了过来

一片死寂。而死寂的深处
一阵柳叶刀清脆的
碰撞，许多肉体、声音的肉体想穿壁而入

想进来搂紧我的脖子。

“死亡从下面
把光慢慢开大”，脸的森林四散奔逃，

一阵神秘的窸窣；
空气干燥，
我走出驾驶室，灵魂早已耗去了向阳的一面。